

莫友芝《宋元旧本书经眼录》所载《汉书》题跋考略*

高 健

莫友芝(1811-1871)《宋元旧本书经眼录》卷二十条《汉书》题跋是后来重新抄录并修改的,底稿随其所见《汉书》装订,今藏新疆大学图书馆。该书共六十四册,版框高21.1厘米,广15.3厘米,上下单边,左右双边或四周双边,黑口或白口,双黑鱼尾或三黑鱼尾。版心中镌“前汉××”,上记字数,间记刻工,下记刻工。半叶十行,每行十九字,小字双行,每行二十五至二十八字不等。书内钤有“卧雪庐袁氏藏书印”、“吴兴刘氏嘉业堂藏书印”、“钱谦益印”、“袁芳瑛印”以及曾国藩后人曾纪鸿、曾广钧等人藏书印总计十数枚之多,2009年入选第二批《国家珍贵古籍名录》,编号为03529。

莫友芝这篇手书题跋写于白纸上,共两叶四面,订于是书前,后收入《宋元旧本书经眼录》一书,题为“汉书(金元间刊本湘乡曾氏藏)”。存世《宋元旧本书经眼录》有手稿本、抄本、刻本等诸多版本^①,最新点校整理本亦有两种:张剑点校《宋元旧本书经眼录·邵亭书画经眼录》,中华书局2008年1月出版;邱丽玫、李淑燕点校《宋元旧本书经眼录·持静斋藏书记要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4月出版。其中中华书局点校本前言有详细版本介绍。另有张剑所著《莫友芝年谱长编》一书亦点校收录此篇跋文。上述各本所收该篇《汉书》题跋,文字内容完全相同。新疆大学馆藏这篇《汉书》手书题跋却与上述各本文字多有不同,足资勘校。现将底稿跋文逐录如下,加以句读,并作简要笺注(括弧内为原文小字双行):

宋曹监《汉书》,始孙何等校定附张昞刊误者,为淳化五年定本,次景德二年刁衍、晁迥等覆校本,次景祐二年余靖、王洙重校定本,次熙宁二年刊进嘉祐中陈绛重校、欧阳修看详本,次宣和六年重修本,次绍兴廿一年重刊本。今惟景祐、绍兴二刻尚著录于旧藏家。大率每页廿行,行十九

* 本文为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“新疆汉文历史文献题解”(10YJA870006)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“清代新疆稀见史料调查与研究”(11&ZD095)成果之一。

①有关此书的稿本、抄本及刻本情况,请参阅张剑:《宋元旧本书经眼录》探疑,《中国典籍与文化》2007年第4期。

字，史文注字廿五至廿七八不等，此本行字悉合（其《古今人表序》半页九行，《表》自第三页至卷末皆半页十五行。又《列传》中注挤补处，有一行至卅七字者，盖是前人失记，非别有更张也）。《列传》第二十九阙后九页及他卷有三二页阙处，并依乾道三年刊本影补。其行字亦同，大抵皆出景祐、绍兴二本。乾道本版心下端有“乾道三年刊”隶书白文五字，其写刊人名悉此本中所有。惟此本于“乾道”五字处尽百卷二千餘页皆剜补。卷首又无中书牒及屡次校详衔名，且并小颜叙例、注家爵里、余靖上言，一概混去。意其间有刊书年月，必非宋时，而售者必欲充北宋刊，削其迹耳。按：宋以后刊《汉书》，元代仅闻大德九年太平路本。此本《本纪》三第一页，板心有“大德八年修补”字，则尚在其先。且北宋避讳阙笔至钦宗之“桓”，而南宋讳自高孝“构”、“慎”即不避阙，其非南宋乾道、庆元及川、吉、越、湖北诸本。可知贾人劳心作拙，以冒北宋，即由于此。然审其字体板式，乃大似宋末元初，盖金、元间北人以绍兴初印本翻雕，故不讳南宋诸帝（绍兴求旧监板覆刊，容有梓人不解避阙御名之初本）。其刊手工者略可十三，劣者几逾十七，即可决其非北宋物也。《爱日精庐藏书志》记宋刊元修本板心有注大德、至大、延祐、元统刊补者，其行字同。友芝又见丰顺丁氏所收士礼居旧藏景祐残帙，后半搀配宋刻元修若干（字者）卷者，亦有大德、至大诸补板，其行字亦同，纸墨字体亦略相似，颇疑二者即此板更修补，特未敢质耳。此本昔湘潭袁漱六氏赠湘乡使相曾公者，号景祐本，曾公以其无佐证，命友芝检勘审定，谨据所见疏诸卷端。班《书》宋刊海内有几？的是金、元覆本，决胜明以后传刊，固不必假景祐、绍兴始为珍重也。同治戊辰开岁九日，独山莫友芝识。

跋文首页钤有“刘承干字贞一号翰怡”白文方印、“吴兴刘氏嘉业堂藏书印”朱文方印，跋尾有“莫友芝图书印”朱文长方小印。从跋文行楷笔迹墨色以及所钤印文看，此跋为莫友芝手书无疑。跋文中字句未加润色，较为原始，又有文字涂抹删改处，故可肯定这篇手书题跋应是最早的跋文底稿。与底稿跋文相比，后刊刻的跋文经过修改的痕迹很明显，如“友芝又见丰顺丁氏所收士礼居旧藏景祐残帙，后半搀配宋刻元修若干（字者）卷者”一句，底稿“若干”后有“字者”，但又以墨笔划去，传世的各种版本此处均无“字者”两字，显然是照此底稿修改。又如底稿“此本《本纪》三第一页，板心有大德八年修补”句，检核原书是页版心，“大德八年修补”应为“大德八年刊补”，而传世本修改为“大德八年补刊”，字倒是对了，但颠倒了字的顺序，显系莫友芝抄录时疏忽所致。

这篇底稿跋文与传世版本文字不同之处比比皆是，有数十处之多，解决了历来该篇题跋文字上的疑问，具有重要的校勘价值。如底稿跋文：“乾道三年刊隶书白文五字”一句，历来所有版本此处均脱一“刊”字，以至传世跋文所云隶书白文五字仅有“乾道三年”四字，前后矛盾而长期无果。更为重要的是，这篇

底稿跋文对我们了解莫友芝版本思想及该《汉书》本的历史传承亦具有重要价值。在传世的各种《宋元旧本书经眼录》版本中,此篇题跋均题为“汉书(金元间刊本湘乡曾氏藏)”,显然将其视为金元间刊本。其实,通过底稿跋文来看,莫氏最初对此书的版本判定只是断定其并非北宋刊本,而推测其为金元刊本,语气并非肯定,更多的是存有疑问。正如底稿跋文所云“乃大似宋末元初”、“盖金元间”、“颇疑二者即此板更修补”,但“特未敢质耳”。经过整理后的传世跋文却变成了“已是宋末元初不精之刻”、“则此为金元间刻益无可疑”。

与传世本跋文相比,底稿跋文所含的背景信息也不容忽视。此本《汉书》原为湘潭著名藏书家袁芳瑛所藏,作为曾国藩的亲家,袁芳瑛将此书送给了曾国藩,并称此书为北宋“景祐本”,但“曾公以其无佐证”而遂命莫友芝审定。其题跋背景和主旨皆围绕赠本是否景祐本而展开,这一点在《邵亭日记》、《莫友芝年谱长编》和《曾国藩日记》中亦可得到佐证^①。然传世的跋文只云“湘乡相公示旧藏袁漱六赠本,命检勘审定”,失去了这部《汉书》来源的重要信息以及所作题跋的背景,甚为遗憾。

作者单位: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,新疆大学图书馆

①《莫友芝年谱长编》正月初九日引《邵亭日记》云:“袁以为景祐本,细核之,特金元间翻绍兴本耳。”《曾国藩日记》同治七年正月十四日载:“莫子偲来,论袁漱六所送《汉书》景祐本之伪。”曾国藩著,林世田点校:《曾国藩日记》,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,1999年,第129页。